

國立臺灣師大附中 113 學年度國文科正式教師甄試試題

一、

直到我十六歲離家之前，我們一家七口全睡在同一張床上，睡在那種用木板架高、鋪著草蓆，冬天加上一層墊被的通鋪。

這樣的一家人應該很親近吧？沒錯，不包括父親在內。

父親可能一直在摸索、嘗試與孩子們親近的方式，但老是不得其門而入。

同樣地，孩子們也是。

小時候特別喜歡父親上小夜班的那幾天，因為下課回來時他不在家。因為他不在，所以整個家就少了莫名的肅殺和壓力，媽媽準確形容是「貓不在，老鼠噙鬚」。

午夜父親回來，他必須把睡得橫七豎八的孩子一個一個搬動、擺正之後，才有自己可以躺下來的空間。

那時候我通常是醒著的。早就被他開門門門的聲音吵醒的我繼續裝睡，等著洗完澡的父親上床。

他會稍微站定觀察一陣，有時候甚至會喃喃自語地說：「實在啊……睡成這樣！」然後床板輕輕抖動，接著聞到他身上檸檬香皂的氣味慢慢靠近，感覺他的大手穿過我的肩胛和大腿，最後整個人被他抱了起來放到應有的位置上，然後拉過被子幫我蓋好。

喜歡父親上小夜班，其實喜歡的彷彿是這個特別的時刻——短短半分鐘不到的來自父親的擁抱。

長大後的某一天，我跟弟妹坦承這種裝睡的經驗，沒想到他們都說：「我也是！我也是！」

或許親近的機會不多，所以某些記憶特別深刻。

有一年父親的腿被礦坑的落磐壓傷，傷勢嚴重到必須從礦工醫院轉到台北一家私人的外科醫院治療。

由於住院的時間很長，媽媽得打工養家，所以他在醫院的情形幾乎沒人知道。某個星期六中午放學之後，不知道是什麼樣的衝動，我竟然跳上開往台北的火車，下車後從後火車站不斷地問路走到那家外科醫院，然後在擠滿六張病床和陪伴家屬

的病房裡，看到一個毫無威嚴、落魄不堪的父親。

他是睡著的。四點多的陽光斜斜地落在他消瘦不少的臉上。

他的頭髮沒有梳理，既長且亂，鬍子也好像幾天沒刮的樣子；打著石膏的右腿露在棉被外，腳趾甲又長又髒。

不知道為什麼，我想到的第一件事，竟然就是幫他剪趾甲。護士說沒有指甲剪，不過，可以借我一把小剪刀，然後我就在眾人的注視下，低著頭忍住一直冒出來的眼淚，小心翼翼地幫父親剪趾甲。

當我剪完所有的趾甲，抬起頭才發現父親不知道什麼時候已經睜著眼睛看著我。

媽媽叫你來的？不是。你自己跑來的？沒跟媽媽說？沒有……。馬鹿野郎（日本的國罵「八嘎牙路」漢字寫法，意指對方蠢笨、沒有教養）

那天夜晚，父親一手撐著我的肩膀，一手拄著拐杖，小心地穿越週末熙攘的人群，走過長長的街道，去看了一場電影。

一路上，當我不禁想起小時候和父親和一群叔叔伯伯，踏著月色去九份看電影的情形的時候，父親正好問我說：「記不記得小時候我帶你去九份看電影？」

那是我人生第一次一個人到台北、第一次單獨和父親睡在一起、第一次幫父親剪趾甲，卻也是最後一次和父親看電影。

那是一家比九份昇平戲院大很多的電影院，叫遠東戲院。那天上演的是一部日本紀錄片，導演是市川崑，片名叫《東京世運會》。

片子很長，長到父親過世二十年後的現在，還不時在我腦袋裡播放著。

（吳念真〈只想和你接近〉）

請分項回答下列問題：

- （一）請節選上文某一段落（節選首尾文句即可，不需抄錄全文），設計一題包含兩個子題的國寫題目，並分別說明測驗目標、評分標準，及第一小題的參考答案。
- （二）您會連結哪一篇高中國文選文，指導學生寫作你所設計的第二小題？請具體說明連結理由及寫作指導策略。

二、

甲

蛛語蠶曰：「爾飽食終日，以至於老，口吐經緯，黃白燦然，因之自裹。蠶婦操汝，入於沸湯，抽為長絲，乃喪厥軀。然則其巧也，適以自殺，不亦愚乎？」

蠶答蛛曰：「我固自殺，我所吐者，遂為文章。天子袞龍，百官紱繡，孰非我營？汝乃枵腹而營，口吐經緯，織成網羅，坐伺其間。蚊虻蜂蝶之見過者，無不殺之，而以自飽。巧則巧矣，何其忍也！」

蛛曰：「為人謀，則為汝；自為謀，則為我。」嘻！世之為蠶不為蛛者，寡矣夫！（〔明〕江盈科〈蛛蠶〉）

乙

新文學運動時期，周作人不滿一般論文學史者對明清散文發展的論述，認為他們一來抹殺了晚明小品，二來以桐城派概括清代文章太過籠統。因此他標榜晚明小品，推崇公安派的文學觀，甚至引為新文學運動的同調。他的這一觀點影響巨大，後凡論述明清散文者無不論及小品文，眾多文學史著作也開始重視明清散文，且尤其推崇小品文。然而實際上這一現象的形成有一個發展的過程，背後涉及到了載道與抒情兩種文學觀之間的角力。

分析明清之際小品文作者的古文觀與古文家的小品文創作，可以知道小品與古文的關係並不如周作人所描述的那般對立，然而周作人所強調的「言志」與「載道」的緊張關係，正是明清散文演變的內在動力。（改寫自李向昇〈載道與抒情：明清之際散文發展的兩種論述兼論古文與小品之關係〉）

請分項回答下列問題：

- (一) 請分析甲文的故事結構、論述主旨、兩種動物代表的寓意。
- (二) 請依據乙文脈絡，說明周作人先生為何標榜晚明小品及其引發的影響，並簡述明代散文與小品文的發展脈絡。

三、

甲

「白馬非馬」，可乎？曰：「可。」曰：「何哉？」曰：「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馬非馬』。」（公孫龍〈白馬非馬〉）

乙

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莊周〈齊物論〉）

請回答下列問題：

請分別依據名家與道家的思想，解釋甲、乙兩段文字，並且說明兩家思想的異同。

四、

甲

〈給苦瓜的頌詩〉也斯

等你從反覆的天氣裏恢復過來
其他都不重要了
人家不喜歡你皺眉的樣子
我卻不會從你臉上尋找平坦的風景
度過的歲月都摺疊起來
並沒有消失
老去的瓜
我知道你心裏也有
柔軟鮮明的事物

疲倦地垂下
也許不過是暫時憩息
不一定高歌才是慷慨
把苦澀藏在心中
是因為看到太多虛假的陽光
太多雷電的傷害
太多陰晴未定的日子？
我佩服你的沉默
把苦味留給自己

在田畦甜膩的合唱裏
堅持另一種口味
你想為人間消除邪熱
解脫勞乏，你的言語是晦澀的
卻令我們清心明目
重新細細咀嚼這個世界
在這些不安定的日子裏還有誰呢？
不隨風擺動，不討好的瓜沉默面對
這個蜂蝶亂飛，花草雜生的世界

乙

〈白玉苦瓜〉余光中
似醒似睡，緩緩的柔光裡
似悠悠醒自千年的大寐
一隻瓜從從容容在成熟
一隻苦瓜，不再是澀苦
日磨月磋琢出深孕的清瑩
看莖鬚繚繞，葉掌撫抱
那一年的豐收像一口要吸盡
古中國餵了又餵的乳漿
完美的圓膩啊酣然而飽

那觸覺，不斷向外膨脹
充實每一粒酪白的葡萄
直到瓜尖，仍翹著當日的新鮮

茫茫九州只縮成一張輿圖
小時候不知道將它疊起
一任攤開那無窮無盡
碩大似記憶母親，她的胸脯
你便向那片肥沃匍匐
用蒂用根索她的恩液
苦心的悲慈苦苦哺出
不幸呢還是大幸這嬰孩
鍾整個大陸的愛在一隻苦瓜
皮靴踩過，馬蹄踩過
重噸戰車的履帶踩過
一絲傷痕也不曾留下

只留下隔玻璃這奇蹟難信
猶帶著后土依依的祝福
在時光以外奇異的光中
熟著，一個自足的宇宙
飽滿而不虞腐爛，一隻仙果
不產在仙山，產在人間
久朽了，你的前身，唉，久朽
為你換胎的那手，那巧腕
千睇萬睇巧將你引渡
笑對靈魂在白玉裡流轉
一首歌，詠生命曾經是瓜而苦
被引恆引渡，成果而甘

請分項回答下列問題：

請以甲、乙二詩為教學內容，說明你會如何透過對照與比較，向學生解說二詩的（一）主題、（二）「苦瓜」的意涵、（三）語言風格。

五、

甲

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

三進，及溜，而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君能補過，袞不廢矣。」猶不改。

宣子①驟諫，公患之，使鉏麇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麇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殺之。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為？」鬥且出，提彌明死之。

乙丑，趙穿②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嗚呼！《詩》曰：『我之懷矣，自詒伊戚』，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

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改寫自《左傳·宣公二年》)

- ①宣子：趙盾
- ②趙穿：趙盾族弟。

乙

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③。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武子筮之，史皆曰：「吉。」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風隕妻，不可娶也。且其繇④曰：『困於石，據於蒺藜，入於其宮，不見其妻，凶。』」崔子曰：「嫠也何害？先夫當之矣。」遂取之。

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為崔子，其無冠乎？」崔子因是，又以其間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弑公以說於晉，而不獲間。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為崔子間公。

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乙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侍人賈舉止眾從者，而入閉門。甲興，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於公宮，陪臣⑤干撻有淫者，不知二命。」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

晏子曰：「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

叔孫宣伯之在齊也，叔孫還納其女於靈公。嬖，生景公。丁丑，崔杼立而相之。

大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改寫自《左傳·襄公廿五年》)

- ③崔武子：即崔子，指崔杼。
- ④繇：卦爻辭。
- ⑤陪臣：大夫之臣對國君自稱陪臣。

請分項回答下列問題：

依據甲、乙二文，關於「弑君」之事，請分別從「原因」、「關鍵人物形象」、「敘事情節模式」以及「左傳對弑君的態度、評價」這四個面向，分析說明其異同。